

参考资料

# 德国快讯

2014 年第 22 期 总第 622 期

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 德国问题研究所·《德国研究》编辑部

---

## 本期主要信息

### 政治动态

- 大联合政府就“妇女比例”达成一致意见
- 德籍“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已死亡 60 人
- 德国终止对美国国安局窃听默克尔手机事件的调查

### 经济纵横

- 德国汽车业的危机感：  
戴姆勒决定终止电动汽车充电电池生产  
丰田燃料电池汽车的可能冲击

\*\*\*\*\*

### 热点透析——乌克兰危机与欧盟及德国外交

- 乌克兰危机全回放：欧盟及德国外交的失败（上）

## 政治动态

### 大联合政府就“妇女比例”达成一致意见

**本刊据《法兰克福汇报》网络版11月25日讯** 在长达数周的争吵之后，大联合政府终于就“妇女比例”这一议题达成一致意见：德国大型企业领导层的“妇女比例”必须达到30%。联盟党和社民党于11月25日在总理府决定：从2016年开始，108家上市企业的监事会必须有近三分之一的女性成员，不得例外。两党声明称，该法案将于12月11日由内阁通过。

此外，由妇女部部长玛努埃拉·施韦斯希（Manuela Schwesig）和司法部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提出的惩罚条款也得以保留：如果某家企业没有遵守“妇女比例”，那么应该由女性出任的监事会成员职位必须空缺。

### 德籍“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已死亡60人

**本刊据《法兰克福汇报》网络版11月23日讯** 根据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透露的信息，迄今已经有超过60名来自德国的恐怖分子在为“伊斯兰国”（IS）的战斗中身亡。其中至少有9人是作为“人体炸弹”自杀身亡，联邦宪法保护局局长汉斯-格奥尔格·马森（Hans-Georg Maas）如此告诉《世界报周末版》。

据介绍，迄今为止共有约550名德国人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而且这一数字在过去6周增长幅度很快。加入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德国人中，约有180人已经返回了德国。有关部门正在考虑对这些人采取何种监控措施。

### 德国终止对美国国安局窃听默克尔手机事件的调查

**本刊据《法兰克福汇报》网络版11月22日讯** 据德国新闻杂志《焦点》报道，德国联邦检察院将终止调查所谓默克尔总理手机被窃听事件。该杂志援引来自联邦司法部的消息，称这一结果是网络间谍专门处在针对美国情报机构国家安全局（NSA）的调查过程中提出的建议。

联邦检察院不愿意证实这一消息。发言人对德新社称“调查过程仍未结束”，“公众届时将获得详细的信息”。《焦点》报道称，自开始调查所谓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窃听默克尔手机事件6个月以来，联邦检察院未能发现任何严肃的相关证据。联邦检察官齐格丽德·黑格曼（Sigrid Hegmann）率领的调查小组已经请德国各安全部门提供有关针对默克尔的情报行动证据。“结果为零。正所谓耸人听闻、毫无根据”，《焦点》援引据称是来自司法部的内部消息说。司法界专家认为，联邦总检察官哈拉尔德·朗格（Harald Lange）将遵从网络间谍专门处的意见，该处正是受朗格本人的委托展开调查的。

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德国的窃听行为——其中包括长年监听默克尔的手机——严重影响了德美关系。默克尔本人在事件曝光后，曾经严厉谴责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行为，并且指出德美的信任基础受到了冲击。

## 经济纵横

### 德国汽车业的危机感

**本刊综合《明镜》周刊11月17日第47期报道** 全球独步的德国汽车业近来似乎体会到山雨欲来的危机感。本刊综合《明镜》周刊的报道，试从两起并不相关的事件中勾勒出德国汽车业的隐忧，即丧失未来技术的研发和生产优势。

## 戴姆勒决定终止电动汽车充电电池生产

萨克森州，卡门茨（Kamenz），Li-Tec 公司。戴姆勒的这家合资公司经理哈拉尔德·克吕格（Harald Kröger）介绍说：“Li-Tec 的电动汽车充电电池属于世界最优之列。”但是，作为戴姆勒集团电动汽车动力部门负责人，他现在必须解释为什么戴姆勒不得不决定关闭这家公司。Li-Tec 将在一年后停止生产汽车充电电池。“我们的充电电池虽然很好，但是按照目前的产量计算则成本太高”，克吕格说。

这个道理简单到谁都能明白，但是就因为这个简单的道理，汽车发展史上最激烈的技术之争之一对于德国人来说即将落幕。为了改变日本和韩国在电动汽车锂电池生产领域的领先局面，德国埃森的化工企业 Evonik 和戴姆勒共同成立了 Li-Tec，试图夺回一片失地。在解决了起步阶段的产品质量问题以后，Li-Tec 缺的就是利润了。

只有大规模生产才能产生利润。戴姆勒不得不失望地发现，联合其他德国汽车生产企业、大家抱团在电动汽车研发中使用 Li-Tec 电池的想法过于乐观了。大众、宝马等汽车生产企业以及博世、大陆等技术系统提供商虽然都很肯定戴姆勒的做法，但是仍旧从三星、松下和其他亚洲供应商那里购买充电电池，因为 Li-Tec 无法带来竞争优势，倒是带来了成本劣势。甚至戴姆勒自己的 B 系列电动车也决定使用 Tesla 的松下电池组。戴姆勒上周向 Li-Tec 员工内部传达了停业通知。

克吕格认为，未来的充电电池技术不一定来自电池生产企业。但是电子化学领域的研发人员并不这么看。“没有工业生产的支撑，这个领域只能进行有限的研发”，卡尔斯鲁尔理工学院的充电电池专家安德里亚斯·古驰（Andreas Gutsch）断言道。

克吕格既是 Li-Tec 的首任、也将是最后一任经理。

## 丰田燃料电池汽车的可能冲击

本周，丰田在东京展示了世界上第一款量产燃料电池汽车“未来”。该款车虽然外形类似于老旧的传统汽车，但是却采用了燃料电池动力技术，从而揭开了未来数十年世界汽车动力技术的新一轮竞争。在传统内燃发动机动力、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之外，燃料电池汽车成为又一种技术选择，而且拥有例如电动汽车不具备的优势。丰田的“未来”加氢一次可以行驶 700 公里，每次加氢仅耗时 3 分钟。

燃料电池的这一优势早已为其他汽车生产企业所认识，戴姆勒更是在 20 年前就开始了相关研发。迄今为止，戴姆勒已在燃料电池研发上投入了 10 亿欧元。但是戴姆勒首款燃料电池汽车最早要到 2017 年才能问世。宝马和大众还根本没有燃料电池汽车问世的时间表。这对于号称生产世界最先进汽车的德国汽车业来说自然十分尴尬，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丰田能，而德国人不能？

《明镜》周刊分析认为，这与丰田的企业文化有关，因为丰田习惯长期计划，很少受一时失利的影响。丰田曾经在 17 年前推出价格昂贵的混合动力汽车“普锐斯”，当时受到德国汽车企业的普遍嘲笑。丰田此后不断改进，迄今已经销售 700 万辆混合动力汽车，从而成功地降低了成本。在燃料电池汽车领域，很有可能要上演同样的故事。并且日本政府还计划为每辆燃料电池汽车补贴 14000 欧元，这是德国汽车生产企业无法获得的有利条件。日本政府单单在下一个财年就计划用约 2.8 亿欧元支持燃料电池技术。

梅赛德斯-奔驰虽然早从 2010 年开始就已经在四大洲 14 个国家用燃料电池动力的 B 系列车成功进行了路试，但是仍旧无力解决燃料电池汽车发展的瓶颈问题，即充气站的建设。作为基础设施的充气站和燃料电池汽车的关系属于典型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彼此互为条件。在日本，政府决定承担充气站建设的一半费用，并放宽对于充气站建设的法律限制。到 2015 年底，日本将建成 100 个充气站。这在按部就班、文牍主义严重的德国也是不可想象的。

戴姆勒目前与尼桑和福特这两家公司共同研发燃料电池汽车，以便降低研发成本，但是与国外技术人员进行协调也是一种挑战。虽然戴姆勒可以把对燃料电池技术的犹疑不决用未来汽车动力方案的不确定性加以解释，但是 20 年的研发却没有产出率先投入使用的产品，仍旧令人惋惜不已。与此同时，新的竞争对手都在纷纷赶上，本田、现代在大力推进自己的燃料电池汽车项目，前者的量产时间定在 2015 年，后者已经生产出 1000 辆开展租赁运营。

另一家德国汽车企业宝马因为与丰田有合作关系，可以从后者的燃料电池技术中获益。但是，这仍然无法缩小德国企业与日本企业之间的差距：宝马的第一款燃料电池汽车最早也要等到 2020 年才能问世。

## 政治热点透析——乌克兰危机与欧盟及德国外交（上）

### 乌克兰危机全回放：欧盟及德国外交的失败

《明镜》周刊 11 月 24 日第 48 期 就在一年前的 11 月下旬，欧盟与乌克兰未能在维尔纽斯欧盟峰会期间就签署联系国协定达成一致意见，而该协定本应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重要步骤。欧盟让乌克兰向西方靠拢的企图遭遇了挫折。《明镜》周刊本期为此推出长篇专稿，全景再现了走向危机的众多原始场景和不为人知的幕后角力，分析欧洲如何错误地估计了普京维护俄罗斯地缘政治空间和控制邻国的意志，从而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欧洲的后冷战秩序破局，新一轮冷战揭开序幕。《明镜》周刊认为，这既是欧盟外交的重大失败，也是默克尔外交风格 and 政策的失败。本刊对该长篇专稿进行了选译，分为上下两部分刊登。

在昔日的立陶宛大公府邸骑士厅内，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两人的位置面对面，中间隔着六米的距离。而实际上，此刻的六米隔开的是两个世界。

亚努科维奇刚刚发过言。他试图用繁复、费解的语言解释，为什么欧盟在维尔纽斯举行的“东方伙伴计划”峰会并不是眼下看起来那般毫无意义，以及为什么大家应该继续谈判，他本人也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共建共同的未来。“我们马上急需数十亿欧元的援助”，亚努科维奇说。现在轮到默克尔总理发言了。

默克尔看了一下在座的 28 位欧盟成员国国家和政府领导人，然后说出了一句饱含反对和讥讽意味的话，直接针对乌克兰总统：“我觉得自己像是在经历一场婚礼，而新郎在最后一刻提出了新的条件。”

欧盟和乌克兰就签署联系国协定进行了多年的谈判。双方签署了一份又一份意向性声明，通过了一项又一项内阁和议会决定，互派了一个又一个代表团，互相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承诺。而现在，2013 年 11 月 28 日晚，在维尔纽斯故宫，一切都证明是白费力气。这是一个转折点。

很明显，试图把乌克兰拉向欧盟的努力暂时失败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一晚所具有的深远影响。没有一个人预感到，维尔纽斯的失败会发展成为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世界性危机；没有一个人预感到，维尔纽斯的这个夜晚会让欧洲产生新的边界，并濒于战争的边缘。在这一时刻，欧洲失去了俄罗斯。

对于乌克兰来说，维尔纽斯的失败演变成一场灾难。乌克兰从 1991 年独立以来，就一直以接近欧盟为发展方向，并且力图不以损害与莫斯科的关系为代价。然而，布鲁塞尔和莫斯科迫使这个并不稳定的国家进行排他性的选择：要么选择西方，要么选择东方，二者不能共选。这种选择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而且，维尔纽斯的后果远远超出了乌克兰的范围。在柏林墙倒塌 25 年后，以及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近 70 年之后，欧洲再度分裂。俄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疏离感在扩大。莫斯科和西方相互对峙，敌意甚至大于冷战后期。这就是欧洲人长期不愿承认的现实状况。

维尔纽斯的前传充满了误判、误解、失误和盲目。这是一部外交失败的记录，记录了所有参与者的失败。俄罗斯低估了乌克兰渴望接近欧盟的意志，而过于信任自己的权力政治杠杆。

欧盟展开谈判的结果是厚达千页的协定文本，但是却忽略了权力政治的现实。柏林也在很长时间内不愿去理解俄罗斯对于北约和欧盟向东步步紧逼的感受。所以，当俄罗斯出手以暴力阻止西方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的时候，所有人似乎都毫无准备。

德国未能承担起自己在欧洲应承担的责任。默克尔对示警的信号视而不见，而外交政策本是她的强项。她被认为是主持人的角色，可以化解紧张，推进制定切实的解决方案。但是危机处理不是外交政策的全部。在乌克兰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缺陷，是缺乏远见，即认清正在形成中的冲突的能力。与之相反，柏林的立场一直是不越雷池一步，无法想象规则之外的情况。“加强与俄罗斯的对话”，默克尔在峰会上说，“是德国和欧盟的任务”。但是认识到这一点为时已晚。

*2010 年 2 月 25 日，基辅，总统府*

亚努科维奇刚刚在议会宣誓就职总统。他在总统府接见的第一批客人，就是欧洲的政治家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和施特凡·富勒（Stefan Füle）。这是一个信号吗？

亚努科维奇在就职演说中否定了前任尤先科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乌克兰更应该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他设想中未来的乌克兰应该是一个“不结盟的欧洲国家”。

阿什顿和富勒带来了他们称为“矩阵”的一张图，这是他们描绘的乌克兰欧洲前景路线图。他们把“矩阵”交给亚努科维奇，仿佛送给了他一份大礼。“我们从来没有和任何其他这么做过”，富勒说。对于两位欧洲政治家来说，这份文件意味着预支的信任。他们在“矩阵”中列出了亚努科维奇如果和欧盟打交道将要面临的方方面面。“矩阵”左侧是亚努科维奇必须满足的条件，例如欧盟的标准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右侧是他能获得的资金。

亚努科维奇感兴趣的是“矩阵”右侧的资金。他对资金一向来者不拒，谁的都行，无论是乌克兰人民的，还是俄罗斯联邦的，欧盟的自然也要。他在任总理期间就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的家族谋求肥差。西方价值观从来不是他的目的所在，虽然他言必称之。

亚努科维奇为“矩阵”和“预支的信任”表示了感谢。他觉得欧洲人是头脑简单的梦想改变世界的人，整天价值观啊人权啊挂在嘴边，除了有钱一无是处。他向两位客人保证他将首访布鲁塞尔。两位客人视之为某种信号。而这不过是众多误解中的一个。

*2011 年 1 月 10 日，基辅*

欧盟负责扩盟的委员富勒再度来到乌克兰，这次他带来的是对亚努科维奇的警告，后者不应该犯错误。富勒很是担心。

2010 年 12 月 20 日，乌克兰检察院指控前总理季莫申科贪污公款。亚努科维奇看来要以此扫除从前的政治对手。这是一个致命的信号。

“请不要这么做！”富勒请求道。捷克人富勒是一个欧洲主义者，相信自由、西方的价值观、透明、法治以及欧盟的软实力。他无法想象谁会在可以加入欧洲的时候说不。“总统先生，您是在玩火”，富勒向亚努科维奇说。富勒 20 世纪 80 年代求学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所以两人交谈无需翻译。他提醒亚努科维奇曾经许诺改革乌克兰的司法体制。欧盟斥之为“选择性司法”。

季莫申科是西方认识的少数面孔之一，是“橙色革命”的标志。虽然她在担任总理期间做了不少错事，但是在西方眼中并未失去革命的光环。如今她将成为殉道者。

“您必须百分之百地保证，不要让此事发展为政治审判”，富勒说。亚努科维奇微笑道：“我向您保证，我们的司法是独立的。”

*基辅，总统府，2011年12月12日*

富勒的担心成为现实。5月，乌克兰检察院再次提起公诉，季莫申科此时已经被拘禁三个月了。富勒提出探监。

*哈尔科夫（Charkiw），女子监狱，2012年2月14日*

柏林济慈医院（Charité）院长艾因豪于普特（Karl Max Einhäupl）率领一个由两名德国医生、三名加拿大医生和一名乌克兰医生组成的代表团探访季莫申科。欧盟把季莫申科视为乌克兰是否符合欧盟标准的象征。她出狱，基辅就配得上“法治国家”的标签；她在狱中，乌克兰就是一个司法任意的国家。代表团的诊断：椎间盘突出，慢性疼痛，在狱中无法得到治疗。“我们是作为医生、而不是作为政治家去探监的”，艾因豪于普特说，“不过这只是真相的一半”。

*布鲁塞尔，L'Ecailler du Palais Royal 饭店，2012年5月30日，19时*

富勒邀请两位老熟人边吃边聊：波兰前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和乌克兰寡头维克多·平丘克（Wiktor Pintschuk）。前者刚被任命为欧盟负责季莫申科获释的私下谈判代表。

“让我们为欧洲干杯”，富勒提议。

两个月前，欧盟和乌克兰正式敲定了联系国协定。四年之前，欧盟为6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推出了“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实际上是为了安慰这些永远不可能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国家。这一计划也是妥协的产物：以波兰为代表的东欧国家希望乌克兰入盟，南欧和西欧人则希望欧盟不要再东扩。

在乌克兰问题上，欧盟国家首先忽视了俄罗斯。平丘克提醒富勒委员不要低估俄罗斯的反应。富勒则认为，俄罗斯不会反对这份联系国协定。“俄罗斯和欧盟之间从来没有问题”是布鲁塞尔的一致意见。普京2004年在西班牙说过：“如果乌克兰想加入欧盟，我们只会表示欢迎。”

但是2004年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俄欧关系的转折点恰恰是一起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2004年底的“橙色革命”选举倾向欧洲的尤先科担任总统。自此之后，莫斯科和布鲁塞尔都力图拉拢处于中间地带的国家。西方称之为“融入竞争”，莫斯科的理解是争夺势力范围。

“您必须找到一种普京能够接受的方案”，平丘克提醒富勒委员，“俄国人会很难对付的”。不过后者相信自己了解俄国人：“俄国人从来都不好对付。”

*柏林，总理府，2012年上半年*

默克尔总理担心的也不是莫斯科，她担心的是季莫申科。在乌克兰和波兰联合承办的欧洲杯足球赛开赛之前，她致电正在克里米亚的亚努科维奇。此前，德国总统高克取消了在克里米亚的总统会面。默克尔试图劝说亚努科维奇释放季莫申科。乌克兰总统开始想放松一下气氛：“您的俄语很好，我们不要经过翻译，直接说吧。”默克尔没有接话，而是像对一个孩子那样说道：“我是来帮您的，但是您必须释放季莫申科。”

*布鲁塞尔，欧盟理事会大厦，2013年2月25日*

在欧盟-乌克兰峰会上，亚努科维奇宣布将与普京的关税同盟进一步加强合作。这是莫斯科为抵抗布鲁塞尔影响的举措：欧亚经济联盟将使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联结为一个经济体。乌克兰在其中举足轻重。普京视欧亚联盟为外交政策的核心，可以以此守住传统的势力范围，并夺回失去的领地。虽然布鲁塞尔也向莫斯科提出了类似联系国关系的建议，但是俄罗斯是

曾经的世界大国，不屑于与摩尔多瓦、亚美尼亚等为伍看布鲁塞尔的脸色。莫斯科希望平起平坐。

莫斯科提出欧盟和欧亚联盟进行谈判，即两个联盟核心的谈判。但是巴罗佐拒绝会见欧亚联盟的领导人。“你不可能同时与欧盟处于同一个自由贸易区，又与俄罗斯处于同一个关税同盟”，欧盟委员会主席说。基辅必须做出选择。巴罗佐的意思很明显：二者只能择一。

*基辅，普瑞米尔宫酒店，2013年7月27日*

谁也没想到他会出现，就连基辅的俄罗斯大使馆事先也不知晓：普京现身酒店的一个会场。“我们将尊重乌克兰选择的道路，但是有一些事实是不言自明的。”这不是友好的言语，在乌克兰政府听来就是一记耳光和威胁。

在此之前，普京在乌克兰总统府与亚努科维奇谈了近一个小时，然后愤怒地甩下后者而去。这次谈话将彻底改变俄罗斯对基辅的态度。莫斯科此前一直不相信基辅和布鲁塞尔能够达成联系国协定，双方的立场差距太远。但是普京现在感到，亚努科维奇真的考虑签署协定。他现在要采取行动吗？

*莫斯科，国际文传通讯社，2013年7月29日，9时24分*

立场近克里姆林宫的国际文传通讯社（Interfax）急讯：俄罗斯消费者要当心乌克兰糖果和巧克力。俄罗斯消费者保护部门刚刚因为“质量和安全缺陷”禁止销售一些进口食品，其中包括乌克兰寡头、现任总统波罗申科的企业生产的牛奶巧克力。其他一些措施也随后颁布。国际媒体称之为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巧克力战争”。

柏林至少在此时应该明白，莫斯科将会不惜代价争夺乌克兰。

*柏林，德国顾问团办公室，2013年9月20日*

柏林的经济学家计算了两个星期，终于得出了亚努科维奇政府急需的关键数据。乌克兰政府德国顾问团团长李嘉图·纪乌奇（Ricardo Giucci）把长达18页的专家意见发给乌克兰副总理的工作人员，标题：《关于俄罗斯对乌克兰贸易政策可能转变所导致的后果的估算》。其核心内容是，如果莫斯科缩减对乌克兰的贸易优惠，乌克兰的损失会有多大。大家关心的实际是第二页“结语”的内容：“乌克兰对俄出口将会每年减少30亿美元。”乌克兰政府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严肃的德国数据上，这就是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欧洲所必须付出的牺牲。欧盟能补偿他们吗？或者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

*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2013年10月14日*

乌克兰第一副总理阿尔布佐夫（Arbusow）率领乌克兰代表团于两周内第二次抵达华盛顿。乌克兰此间已经明白，只有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才能与欧盟签署协定。

代表团10月3日第一次来华盛顿，是为了寻求美国政府的支持，以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优惠的贷款条件。后者于上半年开出的条件是乌克兰无法接受的：乌克兰必须把补贴的天然气管价格提高40%，让货币贬值25%。这对于亚努科维奇无异于政治自杀。但是乌克兰人感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愿意进一步谈判，尤其是美国政府的欧洲事务专员维多利亚·纽兰德（Viktoria Nuland）向他们保证：华盛顿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乌克兰提供贷款。

现在，乌克兰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号人物、副经理大卫·李普顿（David Lipton）提出了乌克兰的建议方案，这自然远远落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时间紧迫。

*柏林，总理府，2013年10月16日*

德国人似乎还是毫无知觉。德国大选已经过去近一个月，默克尔总理终于和俄罗斯总统通了电话。普京祝贺她大选获胜。两人约定迅速举行政府磋商——磋商迄今仍告阙如。

电话中，默克尔告诉普京，她“担心被俄罗斯扣押的绿色和平组织船员遭到逮捕一事”，这是有关这次通话的新闻稿原话。新闻稿中甚至没有提到乌克兰。

默克尔在通话时提到了乌克兰的话题，但是普京没有接话，默克尔也就没有再追问下去。这几个月里，默克尔一直没有和亚努科维奇通电话。

*布鲁塞尔，欧盟护盟委员办公室，2013年10月17日*

乌克兰的支付能力即将枯竭。与此同时，俄罗斯加大了对基辅的压力。虽然俄罗斯的制裁已经明明白白，但是柏林和布鲁塞尔就是对乌克兰的顾虑及其对俄罗斯的恐惧不以为然。他们觉得，乌克兰人只不过是签字而漫天要价罢了。

阿尔布佐夫在拜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后飞往布鲁塞尔，把德国顾问团计算出的数据交给富勒委员。他以为数字是铁证，但是富勒不以为然。后者甚至调侃道：“你们也让人计算过行星撞击对乌克兰经济的打击吗？”

*柏林，外交部，2013年10月17日*

所有的人都在谈资金，只有德国人仍在谈季莫申科。

乌克兰驻布鲁塞尔大使康斯坦丁·叶里塞耶夫（Konstjantyn Jelisiejew）踏上了“特殊使命”之旅：他将去拜访那些所谓“棘手的首都”——这是乌克兰人私底下的称呼，目的在于让欧洲人认识到局势的严峻性，放弃对于释放季莫申科的执着。

他走访了海牙、哥本哈根、罗马、马德里、巴黎和伦敦，最后一站、也是最艰难的一站是柏林。他首先在总理府拜见默克尔的外交顾问克里斯托弗·霍易思根（Christoph Heusgen），然后去外交部拜见国务秘书艾米丽·哈勃（Emily Haber）。哈勃尤其不愿妥协：“只要季莫申科在狱中，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谈的。”

欧盟-乌克兰峰会愈近，成员国对德国施加的压力愈大：不要把季莫申科事件无限上纲。首先波兰敦促不要因此而使联系国协定破局，“我们永远也不想和俄罗斯接壤”，波兰总统在一次秘密会谈里说。德国于是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但是有些过迟了。

默克尔恰恰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以实用主义著称，即把政治问题化解为可解决的具体问题，但是无边的实用主义也会让人一叶障目，只见细节而不见整体。在乌克兰问题上，这一点铸成了默克尔的大错：在自始至终支持季莫申科的时候，柏林忽略了乌克兰签署欧盟联系国协定所面临的真正威胁，即俄罗斯联邦的权力诉求。（未完待续）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14年11月10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d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胡春春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mailto:dgyj@tongji.edu.cn)